

蜀
檮
杌
二
卷

趙素門抄校本
石山房珍藏
壬戌秋日
博九付三重裝



蜀檮杌自序

嘗觀自古姦雄竊據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閉關恃險以苟偷一時之安譬夫穿窬之人利於昏暝之夕至於白晝皎然則無能為也且常臯守蜀二十餘年其材智機權過于王孟遠矣止欲求兼兩川節鉞而不能得劉闢惑術士之言自謂才過項羽不數月就檻車之縛蓋是時朝廷清明刑政修舉賢智在位紀綱整肅彼雖欲不臣勢不能為也使臯關在五代時其為惡必有過於王孟者以此知朝廷治則蜀不能亂朝廷不治則不唯蜀為不順其四方藩鎮之不順亦有不下於蜀者當王衍之入洛也三蜀之



子所兩存

人盡喜中國之有聖人而在宗總制失馭中外繼叛蒲卿
慟哭曰觀天下事勢如此蜀人豈有安泰之期耶必重不
幸尔洎知祥入蜀之後明宗頗以蜀人為疑凡高貴有力
者盡令東徙張不立嘆曰蜀中之叛非蜀人為之也皆朝
廷所妄用之臣子為也其言蓋有激而云爾善乎田龍游
之論曰僭偽之主改廳堂為宮殿改紫綬為赭袍改僚佐
為卿相改前驅為警蹕改妻妾為后妃何如常稱成都尹
永無滅族之禍耶茲可謂藥石切至之言也王孟父子四
世凡八十年比之公孫述輩最為久遠其間善惡之跡亦
可為世之鑒戒然編錄者如耆舊傳鑑戒錄野人閑話之

趙某泉手鈔

貴貨兩

一本無兩

類皆本末顛倒鄙俗無取真宗時知制誥路公振修九國
書有前蜀後蜀世家列傳然而煩簡失當尚多疏畧如張
廷馮涓張士喬段融蒲禹卿張雲陳及田淳之徒諫諍章
疏皆有益於世教盡棄而不錄此觀者所以惜其有未備
也予家舊藏前蜀開國記後蜀實錄凡百三十六卷嘗欲焚
棄而不忍今因檢閱始終削去煩冗編年叙事分為二卷
其間事實未顯如髯須肥遺遠望績長禹糧蒲騷之類各
為解其失誤凡五代史及皇朝日歷所載者皆略而不書
名曰蜀檮杌蓋取楚史之名以為記惡之戒非徒衍其小
說亦使亂臣賊子觀而恐懼云耳張唐英汝功

一本無者

二 星鳳閣正本

蜀檇杙上卷



宋尚書屯田員外郎黃松子張唐英汝功撰

王建字光圖其先潁川郟城人後徙居項城隆眉廣穎身
 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盜為事被重罪繫許昌而獄吏縱
 之使去武當僧處洪渭曰子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陷
 為盜建感其言因隸軍於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拔為列
 校從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於心間私
 自異之秦宗權據淮西卷募建補軍虞侯廣明中僖宗幸
 蜀建與晉暉韓勣張造李師泰同謀率三千人奔行在僖宗
 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王之號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為

假子駕還分典神策軍光啟元年令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易定重榮遂舉兵向關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為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至堂塗驛而郊寧李昌符朱玫等遣人焚棧道建翼僖宗過於烟焰中夜宿坂下僖宗枕建膝而寢賜以金券至褒中以建遙領壁州刺史令孜懼禍求為西川監軍以楊復恭代為觀軍容使復恭慮建不附已出為利州防禦使十月駕還楊守亮鎮興元屢召建建疑其圖已遂招豪猾八千攻陷閬州殺楊行遷入據其城自稱刺史十一月昭宗即位陳敬瑄叛於成都慮建與東州顧彥朗膠固為患頗憂之令孜曰建吾子也折簡

堂別本作當一無李字

召之遂與建書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靡無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輔之無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成都敬瑄參謀李又謂曰建今之姦雄狼顧久矣必不為人下若為將校亦非公之利建至東川敬瑄遣人止之建怒進攻破鹿頭入據漢州進攻成都顧彥朗亦懼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擇大臣帥蜀乃召宰相常昭度為成都尹割印蜀黎雅置永平軍於印州以建為節度使建發兵迎昭度于劍門敬瑄不受代昭度於城東置行府以建為衙內都指揮心大順元年十月建度敬瑄垂敗心莫全蜀乃入白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未有討賊之功而饋運不

繼大眾驚然令閩東藩鎮相噬圖傾國家社稷朝廷姑息
不暇相公為國六臣其心安忍不如東還以清中原此根
本之策也劍外之事願以相委必不負驅策昭度猶豫未
決建隆令軍士擒昭度帳下吏駱保蒼頭保祿鬻食之昭
度大懼乃以符節付建即日東還詔復敬瑄官令建罷兵
歸印州建不從急攻成都令孜懼登城與建語曰老夫與
八哥素厚何為相拒如此建曰建與軍容有父子之恩何心敢
心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之苟太師改心便可釋憾令孜
與敬瑄議以勢不可敵其夕令孜持符印即建營授之翌
日以成都讓建自稱留後表陳其事龍紀元年春制禮成

印一作印
黃松子論
中亦有奪
其符節之
法

三年上本有天復
二字

都江西川節度副使仍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
國招撫等使敬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為刺史既行建遣殺
其三江令孜仍監其軍四月以令孜陰附鳳翔擒下獄餓
死光化三年詔建移門立戟加中書令封琅琊王四年封
建西平王

三年昭宗還長安建奉表貢茶布等十萬八月封建司徒
蜀主四年八月朱全忠弒昭宗建率將吏百姓舉哀制服
七年全忠篡位改元開平巨人見青城山鳳皇見萬歲縣
左右勸進三遜後從九月僭即偽位號大蜀改元武城
以王宗信為中書令常莊為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

一本三年
接上連寫
一本無百姓
二字

道襲為樞密使任知元潘峭為宣徽南北院使王宗裕為太傅王宗侃為六保兼侍中以唐觀為軍容使嚴遵義為內侍監授唐室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十月下偽詔改堂宇廳館為宮殿其略曰帝王之居上應辰象朝貢臻集華夷會同宮闕殿閣之深嚴臺省府寺之宏壯頒分名號以正觀瞻况我肇啟丕圖敷有喜瑞允協上玄之既式光萬世之基至於厨殿之標題倉庫之曹列並宜從永用維新

大衙門為宣德門獅子門為神獸門大廳為會同殿毬場門為神武門毬場廳為神武殿蜀王殿為承乾殿清

十行神武殿

後為壽光園西亭子廳為咸宜殿九頂堂為承乾殿會仙樓為龍苑園西亭門為東上閣門亭子西門為西上閣門節堂南門為日華門行庫角門為月華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管橋門為坤德門大東門為萬春門小東門為瑞鼎門大西門為乾正門小西門為延秋門北門依

坤一作乾

舊大玄門子城南門為崇禮門中隔為神雀門東門為神政門西門為興義門鼓角樓為大定門北門為大安門中隔為玄武門昌橋為應聖橋舊宅為昭聖宮堂為金華殿摩訶訶龍躍池設廳為額光殿軍貨庫為國計庫衛庫為內藏庫衛內魏佑庫為齊天庫衛內雜庫為

設上一本有費字

元一作已
一本唐字下
無方字使
字

廣潤庫賞設庫為常盈庫賞設行庫為殿前庫南倉為
天富倉贍軍倉庫為左金藏庫北倉為大倉甲仗庫為
天武庫舊三使院為彰信門尚書省于舊使院置御史
臺于府司置府城為皇城使防城使司依舊兩馬步使
為左右街使廂虞候為街巡使後槽為飛殿客司為客
省使樂營為教坊使厨為御食厨戟門添置三十六戟
神策營為糧料司六軍為支計院成都府移在子城外
遂穩使處制立府所司新西宅為天啓宮堂為玉華
殿

武城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樓肆赦以常注為吏部侍郎張

糧料司

一本作遂穩
使宜處置

培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因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至公
是守此宰相之任也三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
字滌人少有文詞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
為著作郎遷右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
五危二亂七事責授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左補闕徵由
蜀赴闕陳田之亂乃變姓名賣卜於溫江建問其名奏為
節度判官又上建待叙二亂五危七事為同僚所嫉送茂
州安置開國名為武部郎中至玉壘問所親曰吾唐室
棟臣終不能奉祀與雞犬同食今雖名還必須再貶於此
死之日葬我于閩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輔闕張道古墓

至蜀果不為時所容復貶茂州卒於路五月立周氏為皇后宗懿為皇太子十月溝武星宿山步騎三十萬遂宴於行宮謂左右曰得一二人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信跪曰臣雖不才自願可驅策兵部郎中張扶進曰陛下雄才大略尚不能得隴尺寸之土宗信小子狂妄願陛下無以中原為意宗信憾之諭庖人置藥而毒殺之扶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凡書奏牋檄皆屬之贈諫議大夫制訂諸子為王建十一子馬姬生宗仁白姬生宗懿宋姬生宗輅陳姬生宗智宗時喬姬生宗傑褚姬生宗鼎宗澤宗平徐姬生宗衍撲殺晉國公王宗佶宗佶本姓甘氏建未

一本無皇字空一格

一本無宗佶二字

有子錄為養子以戰功累遷中書令恃位隆功高所為不法連上表求為太子建勉諭令出而不肯去言詞甚悖因叱衛士撲殺之

三年六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閉關息民十年而後舉兵震搖國由朕以猥眇托於人上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於農桑之業今國家漸寧民用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惠綏無侵無擾使我赤子樂於南畝而有豳風七月之詠焉八月吏部侍郎平章事常莊卒莊字端已江陵人見素之後乾寧中舉進士建奏為掌書記昭宗遇弒梁祖即位遣使宣諭興元節度王宗綰

馳驛白建建謀興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為
建答宗綰教其略曰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衣衾之上宸
翰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犬馬猶能報主而况人之臣子
乎自去年二月車駕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
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谷水臣僚及宮妃千餘人皆
為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弑遂自問此詔五內糜潰今兩川
銳旅誓雪國恥不知來使何以宣諭示此告勅令自決進
退梁使遂還梁祖遣使通好以建為兄莊得書笑曰此神
堯驕李密之意也建之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
定拜平章卒有浣花集二十卷十二月大赦改元永平

水字誤

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權卒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
蜀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既篡德權上表曰按讖文李
祐西王逢吉昌土德兌興丹莫當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
氏興於西方也逢吉昌者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
興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
稽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神人有依建大說曰成我
者叔舅也建即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二年三月贈張魯扶義公諸葛亮安國王二月朔游龍華
禪院召僧貫休命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
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解華手擎

鵲間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
建稱善貴倖皆怨之貫休本蘭溪人善詩與齊己齊名有
西岳集十卷三月治平章事張格專編纂開國以來實錄
獲玉璞於田令攷之故第以為國寶其文曰有德承天其
祚永昌八月什邡縣獲銅牌石記有膺昌之文改什邡為
通計縣改太子名為元膺

三年七月大昌軍使徐瑤等脅太子元膺舉宮中以叛諸軍
討之斬元膺瑤伏誅以衍為太子瑤字伯玉長言人從建入蜀
勇猛善格鬥建初在常昭度幕府其兵皆文身黥黑衣裝詭
異眾皆稱為鬼兵稱瑤為鬼魁建克成都瑤多污辱衣冠

大作文一本
無中字

士女富人李希妻喻氏有異色瑤虜之逼之喻氏曰吾夫夙
嘗為鄉貢進士風流儒雅人比之相如我為以非吾匹爾
健兒也焉得無禮于我瑤仗劍謂曰爾畏此乎喻氏曰吾
寧死必不受辱瑤故殺之左右謂曰城中婦人無限何必
逞暴于此遂杖而釋之

四年三月以太子衍判內外六軍事治以東宮為崇賢府
凡文學道德之士得以延納訪問重陽建出游寶歷寺妃
后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寺僧
誘之藏于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於龜化橋十月內樞
密使潘炕卒炕字凝夢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

其喜怒然嬖於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
夢吞海棠花藥石生有國色喜為新聲及工小詞建嘗玉炕
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
以薦于君其實斬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炕曰人
生貴於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耶人皆服其有守
十二月御大安門受秦鳳階成之俘大赦改元通正時大
霖雨禱于奇相之祠

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玄珠沉江而死化為

此神即今江濱廟是也

通正二年正月梁遣使來聘二月翰林學士庾博昌卒博

一本作頗有國色

十國春秋作博昌諸本皆作博昌

案十國春秋作元年
此云二年或以永平四
年十二月為通正元
年耶未可識

昌後周義成侯信之後富文藻著金行啟運錄二十卷青
宮載筆記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三月弘農郡王晉暉卒
暉許州人少有胆勇初與建為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
呼墓中鬼曰顯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否墓中應曰晉王在
此不得相從二人相謂曰晉王誰是也暉曰八哥狀貌有異于
人必有非常之事建嘗與飲叙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
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卒建親往臨弔十一月大赦故
元天漢元年國號改稱大漢以廣成先生杜光庭為戶部
侍郎

天漢元年正月封張飛為靈應王鄧艾為彰順王張儀為

昌化王五月祀黃帝于南郊翌日祀地祇于方丘六月賜百官飛雪九十一月祀昊天上帝於園丘大風拔木幕幄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大蜀國

抄十國春秋作光天元年

光天二年四月有狐嘯于寢室鵠鷓鳴于帳中鷄鷓集于摩訶池建因感疾甚篤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朕比遭亂離以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勤矣輔遂正名號撫有神器兢兢業業懼不負荷幸托天地之靈廟社之既方隅底定民黎樂康二氣叶暘五穀豐稔然以萬幾之大不免勤勞于夙夜感此疾恙藥石弗救太子雖幼有賢德然次不當立卿等因請于外后妃亦甚篤愛朕不能違立為儲貳勉

此甚篤愛別本作交廣于中

力輔戴無墜我邦家之休又謂曰太子若不克荷但置之別宮選立賢者慎勿害之徐氏兄弟但優與俸祿以豐其家勿令掌兵以速其禍詔太子入侍疾六月建甍年七十二偽謚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陵別本作

黃松子曰唐自廣明之亂天下陵遲姦猾亡命之徒攘袂誓衆于萑蒲之下而所在橫潰建於此時乃與晉暉輩攘竊於許蔡之郊藏匿於墟墓之間其暴固不足以警動郡縣及抵罪被繫死在旦夕而孟彥暉縱之使去此豈獄吏知其必貴而佑之耶抑天為之耶遂終奮跡士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滅貫白日執戈披銳翼衛乘

與於烟燭之中其勲至矣巨閭猜忌自壁遷利遂舉兵
據閭止謀自全之計洎陳田召而不納遂抗表清師猶
有勤王之節而常昭度章句書生柔雅醞藉非有將相
帥之才駕馭之術建察其可取而代中以機智奪其符印
遂摧敵克城節制全蜀而納貢述職道不絕使及梁祖受
禪非有湯武高光之德建誓師雪恥而為岐隴所阻自
視才略不在梁下其肯甘心俛首而為之臣耶因僭竊
位號亦時使之然也觀其委任將佐擢用才智換養士
卒惠綏黎庶勸課農桑輕省徭賦臨終願託至誠無疑
前規劉備可以無愧予嘗始終考究建之誠心使全忠

一本無止字

雅一作駐

不篡昭宗尚克享國必不忍為此鼎足之勢此子所以
不深罪之也

衍字化源建幼子舊名宗衍八歲封鄭王為左奉駕軍使
元膺死建以淮王宗輅類已信王宗傑明敏有才欲選立
之衍母徐氏有寵密以金百鎰遺宰相張格言上已許衍
為太子願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衍才器英武實堪社稷
之託遂得立用崇賢府置僚屬頗好經史詩賦即位年十
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周氏為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
二十人備後宮十二月拜永陵詔以來年正月有事于南
改明年為乾德元年以龍躍池為宣華池即摩訶池也

十國春秋作元年 案前
既云改明年為乾德元年
此乃云二年恐必有脫簡
按五代史行北巡係二
年事行還成都係三年
事則此本脫乾德元年
事無疑

二年八月行北巡以宰相王錯判六軍諸衛事旌旗戈甲
百里不絕行戎裝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
謂如灌口神后妃餞于昇仙橋以宮人二十人從至漢州
駐西湖與宮人泛舟奏樂飲宴彌日九月駐軍西縣自西
縣還至益昌泛舟巡閱中舟子皆衣錦綉行自製水調銀
漢曲命樂工教之郡民何康女有美色將嫁行取之賜其
夫家百縑其夫一慟而卒

三年三月行還成都五月宣華苑成延袤十里有重光太
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土
木之功窮極奢巧行教於其為長夜之飲嬪御雜坐舄履

趙某泉手鈔

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杯諫行宜以社稷為
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激切流涕行有愧色佞臣潘右迎
顧珣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怪也乃相與諧謔
戲笑行宮人李玉蕭敬行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懼禍
乃盡飲之右迎曰嘉王聞玉蕭歌即飲請以玉蕭賜之行
曰王必不納行宮詞曰輝々赫々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
新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宗壽字永年王建
之族子八月行受道籙于苑中以杜光庭為傳真天師崇
真館大學士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寓居處州方干見
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與鄭雲叟應百篇舉不中

別本行宮詞曰
云々低一核寫
別本宗壽句
另提行

入天台為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游成都
 都隱青城山白雲溪卒於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眾以為
 尸解有文千餘卷皆本無為之旨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博
 通經史明達吏理識洞兵機沉滯丘園五科令黃衣選人
 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部考較十月以韓昭為吏部侍郎
 判三銓昭受賂徇私選人詣鼓院訴之又嘲曰嘉眉邛蜀
 侍郎骨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情果閬二州侍郎自留巴蓬
 集壁侍郎不惜銜名而問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親非
 臣之親行默然昭字德華長安人衍北邙以為文思殿學
 士京城留守判官李台段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

台別本作詔

二親字別本
作情

長昭以便佞恩傾一時出入宮掖太妃愛其美風姿而專
 有辟陽之寵唐兵入蜀王宗弼與之有隙先捕而殺梟其
 首金馬坊百姓皆溺之

別本有門字無其字

如別本
作

四年二月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島卿對策其略曰今朝
 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
 謀暨偷目前之安不為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
 在郡縣者皆狼虎之人奸諛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
 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為右補闕
 三月禁百姓不得戴小帽衍好私行往宿於娼家飲于
 酒樓索筆題曰王一來云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戴大帽

四月流軍使王承綱於茂州衍嘗私至承綱家悅其女有
美色欲私之承綱言已許嫁將適人行不從遂取入宮潘
昭與承綱有隙奏其出怨言故被貶女聞承綱得罪剪髮
求贖其罪不從乃自縊死自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
赤地千里所存盜起肥遺見紅樓

後蜀辛寅遜修王氏開國池以肥遺為旱魃唐吳案肥
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魃也出山海經外傳華
山亦有此蛇

五年三月上巳宴怡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自執板
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四月游浣花溪龍舟綵

枯別本作
枯

舫千里綿亘自百花潭至萬里橋游人士女珠翠夾岸日
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冥晦有白魚自江心躍起變為蛟
形騰空而去是日游者數千人衍懼即時還宮重陽宴羣
臣於宣華苑夜分未罷衍自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
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誰見楊花入
漢宮內侍宋光浦咏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
蘓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衍聞之不
樂於是罷宴七月天富倉奏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如米
粒曳之而行十月彗星見長丈餘在井鬼之次司天言恐
國家有大災宜修德以禳之詔于玉局建置道場以答天

浦別本作
薄

變右補闕張雲上疏言此是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成此彗
星彗者除舊布新之義此乃亡國之兆豈祈禱之可弭衍
怒流於黎州雲唐安人立朝審諤自比朱雲權倖多嫉之
宣徽使景潤澄嘗謂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腰斬張禹今
上方只有殺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羣狗
潤澄憾之至是奏雲謗國遂有黎州之貶雲多病行至臨
邛卒

六年正月禁民戴危帽其製狹中俛首即墜在位者惡之
九月唐莊宗遣李稠來通好市珍玩綿繡行不許以為落
州莊宗怒曰衍豈免落草乎

別本衍下無從字

咸康元年正月朔受朝賀大赦改元三月衍朝永陵自為
尖中民庶皆効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妓皆衣道服蓮花
冠髻髻為樂夾臉連額渥以朱粉曰醉粧國人皆效之四
月朔從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碩在珣曰臣聞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於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
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既不能弔伐彼又不為臣子此所以
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令太子洗馬
林罕者著十臣文以進曰只如興土木于禁中選驍雄于
麾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于遐方命鑿輿而遠幸
為釁之端為禍之原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

咸康別本
作成康

飾別本
作

無才智繆處腹心斷性命於戲玩之間戮仇讐於樞機之
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朱光嗣在受先皇之
付囑為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
任數力之驕矜徒為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
在謬陟烟霄殊非審諤與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姦謀則
事類言之能心口傾危為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心
恣貪殘焚焚軍營要寬私第不顧喧騰於眾口惟思自任
於忿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井聚貨叨為郡守實負
天恩瘡痍已徧於陽安蒙蔽由憑于內密有田魯僑在為
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定迴同

尊一作專

于上苑金珠求滿于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為留守入掌樞機
無諤之佐君但唯唯而狗旨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
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數對唯誇于便捷佐
時不識於經綸素非忠勤實為吞竊有嚴凝日在唱亡國
之音銜趨時之伎每為巫覡以翫聖明政君為桀紂之昏
使上之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
衍覽之大笑賜存珣綵五百段加開封府在珣以綵之半
遺罕字仲緘温江人博經史獻車駕還都賦除温江主
簿遷太子洗馬茲托不羈文多譏刺執政惡之故不得大
用而卒四月唐遣客省使李嚴來聘以覘虛實笏書記叙

宜無封字

興亡其略曰伏自朱溫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
一旦遽遷于東洛誅夷宗室焚藝宮闈雖列藩悉是唐臣
無一爰不從偽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
條爾隨墮憤朱溫崔胤之徒同謀篡弒遂乃神機迅發心
鼎獨然竭滄海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
壘萬陣交鋒慮之困於生靈乃選練其死士終過汶水縛
王彥章于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正於樓上劍霜未匣槍
雪猶揮段凝頌八萬雄兵倒戈伏死趙岳知一人應運引
到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八日救塗
炭遂定四維備闡皇猷咸遵帝力今則三秦貢表兩浙稱

兵別本師

臣淮南陳述職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才安宇宙便息干戈
未順臬兇方議除剪豈謂蜀國皇帝柔遠懷邇居安慮危
喜帝祚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將追唐蜀之歡吾
王迴感於蜀王國禮遠酬於厚禮宣徽使宋光祿召嚴宴
飲與語終日服其機辨料嚴東還必有鄧艾之謀乃謂衍
曰我先皇承^天正命惠養全蜀有鼎足之勢今以姦雄相喻是
鄙我也可斬其使以威天下衍不從既還言行荒淫失政
可一鼓而下光祿聞之又上疏時衍荒於游宴不能悉用
其策光祿字季正內樞密使光嗣之從弟隨光嗣為閣給
事黃門累遷東川節度使及衍敗托疾留閩中為刺史也

重霸所殺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山棚於得賢門是日有
暴風推之翌日雷震應聖堂摧兩柱太常少卿楊玠上言
其略曰陛下誕聖之日而山摧者非不審不崩之義也在
於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堂柱震摧者示
陛下柱石非材也衍不以為意九月衍與母同禱青城山
宮人畢從皆衣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詞令宮人歌之其
詞哀怨同者悽愴衍至青城住旬日設醮祈福太后太妃
渴建鑄像及丈人觀玄都觀金華宮丹景山至德寺各有
唱和詩刻於石次至彭州幸陽平化漢州三學山夜看聖
燈亦各賦詩回至天回驛各又賦詩太后詩曰周游靈境

有不列在
所字

回別本作草

散幽情千里江山喜得行所恨風光看未足却驅金翠入龜

翠一本作
華

是一本作自

城太妃詩曰翠驛江亭近蜀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此來出
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
皆有國色耕教為侍有藻思耕家甚貧有相者謂之曰公
非久當大富貴耕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
每夜徹天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子當作
妃后君之貴由二女致也及建入城間有姿色納于後房
姊生彭王妹生衍建即位姊為淑妃妹為貴妃耕為驃騎
大將軍衍即位冊貴妃為順聖太后淑妃為翊聖太妃兄
延瓊弟延珪皆致位太師侍中衍既荒於酒色而徐氏姊

貴字上別本
有富字

妹二各有倖臣不終相規正至於失國皆其致也十月衍
還成都是月莊宗遣興慶使魏王繼岌樞密使郭崇韜來
伐中外皇駭衍有所私秦州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至是
自統精兵入秦州以巡邊為名左右切諫皆不聽補闕蒲
禹卿上疏衍不納禹卿成都人從衍入洛及衍被誅乃慟
哭曰蜀人自其重不幸也乃題詩於驛門而逃不知所終
衍離成都日天地冥晦兵不成列有羣鴉泊于旗杆上其
鳴甚哀次梓潼大風暴起拔屋拔木知星者趙延乂言曰
此貪狼風千里外必有破軍殺將之凶衍親禱張惡子廟
抽籤得逆天者殃四字不悅次綿谷唐將李彥琛等圍鳳

州刺史王承捷以城降衍乃以王宗勳宗昱宗儼為三招
討以禦之唐師至三泉諸將皆棄城寨遁還衍令斷桔栢
津梁自綿谷還留王宗弼以兵固守仍令斬宗勳等三將
俄而宗弼亦棄綿谷奔白荅與三將同謀納款於魏王十
一月衍至成都宮人及百官迎謁于七里亭衍入妓妾中
作回紇隊以趨城中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
擁兵還成都遂劫衍及母妻諸子遷於天啓宮收其璽綬
金寶後魏王至德陽衍報曰比與將校謀歸朝廷為樞密
使朱光嗣景潤澄宣徽使周軫歐陽晃等異謀熒惑各已
處斬謹函首以獻又邀李嚴相見以母妻為託因上表曰臣

入字下別有
有於字

先人受鉞坤維作藩唐室一州土宇垂四十年屬梁室挺

挺一作挺十國春秋作挺

災皇綱解紐不能助逆遂王從權勉狗輿情止王三蜀逮

臣纂紹周敎怠遑自保土疆以安生聚皇帝陛下嗣唐虞

之業興湯武之師廓定中區奄征下國梯航畢集又軌大

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遽聞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委千

里封疆盡為王土異萬家臣妾皆沐皇恩輿輓有歸負荆

族罪望日月之照特寬斧鉞之誅願佇德音以安反側謹

奉表歸命翌日魏王至七里亭行備亡國之禮以降魏王

入居東內崇韜止天策府十二月魏王斬宗弼宗勳宗儼

別奉天宮下室一稿一本有策字今補之

于東門內夷其族宗弼姓魏名洪夫隸忠武軍隨建有功

賜姓名莊宗下詔慰勞行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于

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行捧詔忻然曰不失為安樂公乃

率其宗屬及偽宰相王鐸等及將佐家族上下數千人東

赴洛陽四年三月至鳳翔是時關東危急蜀中未寧莊宗

今宦者向延嗣往中路誅之四月行至長安延嗣至與留

守張筠誅于秦州驛夷其族時年二十八母徐氏臨刑呼

曰冤哉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為戮信義俱棄吾知爾禍

不旋踵矣建自唐光啓三年冬入蜀父子相承凡四十年

而亾天成三年衍舊臣王宗壽上表乞改葬明宗下詔追

封為順正公以諸侯禮葬於長安南三趙村

捧一本作奉

秦一本作秦

黃松子曰行幼無英特之質長于綺紈富貴之中及元
膺被誅次當以輅傑為嗣而衍母專寵大臣表裏叶謀
遂得嗣立龔位之後不能委任忠賢躬決刑政惟官苑
是務惟宴游是好惟儉巧是近惟聲色是出閹官執政于
外母后司農於內張士喬輩以諫諍而得罪王宗壽輩
以鯁忠而見侮既不卑詞厚禮以睦隣又不選將練武
而守國唐師壓境尚謀宣淫于藩臣之家而不采光葆
之議其滅亡也宜哉然予觀莊宗之才非司馬文王之
比崇韜繼岌庸兒纏將非鍾會鄧艾之比是時天下郡
國十未得五六藩鎮跋扈經略未暇雖幸在伐蜀亦未

^有必然之計止于求金帛錦綉以自足其政欲行誠能啗
之以利結之以好勤勞霸政勇于為治尚可延數十年
俟真主應運納土歸命不失為寶融而以鄙吝台禍不
免面縛及拜裂土之詔忻然自得以不失為劉禪屬天
未厭亂中外有變非辜殞命可哀也哉

蜀檮杌下卷

宋尚書屯田員外郎黃松子張唐英汝功撰

孟知祥字保胤荊州龍岡人為郡衛史以咸通十五年甲午歲四月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隣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撫曰此五臺山靈也弱冠補太原衛內都指揮使李克用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之女累遷親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晉王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召為中門使莊宗與梁祖夾河頓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中官屢以罪被誅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為副而辭疾補馬步軍都虞侯莊宗即位於鄴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十

荆一存作
邢

二月魏王繼岌與崇韜伐蜀崇韜素德於知祥臨行奏曰
西川平陛下擇帥無如知祥因以知祥為成都尹劍南西
川節度副大使朝于洛陽有司出內府幄幙珍玩館於宮
中莊宗既疑崇韜有異志戒知祥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
勲舊必無二心俟臣至蜀觀之如無他志即遣歸闕知祥
之石壕中使馬彥圭至言往誅崇韜知祥自洛至蜀凡十
七日時天成九年正月至則崇韜已被誅諸將恟恟知祥
承制宣慰人心稍定初蜀人擊拂以初入為孟入又王氏
宮殿皆題匠人孟得姓名及知祥至人以為先此時魏王
為駐于府舍知祥乃館于徐延禧之第延禧即衍之舅衍

嘗幸其第悅其華觀于壁上書孟字以戲之蓋蜀中以孟
為不佳故也延禧以紅紗籠之知祥見而笑曰疎狂霸監
亦預知我代居此耶四月明宗即位十月加知祥檢校太
傅兼侍中長興元年二月南郊知祥加中書令改封其妻瓊
華公主為福慶長公主三年長公主薨朝廷遣使來歸賻
冊贈晉國雍順長公主六月進封蜀王承制行賞諸將進
秩有差九月葬長公主於星宿山四年二月命修王建墓
禁樵採三月宴府僚于王氏宣華苑因謂左右曰使衍不
荒于政有賢臣輔之繼岌小子豈能遽取耶趙季良曰亦
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知祥大喜九月立三廟十一

一本作加知
祥中書令

月明宗崩制服大臨五年正月黃龍見捷為白鵲集玉局苑白龜游宣華苑季良上表陳符瑞率百官勸進知祥曰德薄不足辱天命以蜀王而老于孤足矣季良曰將士大夫盡節效忠于殿下止望攀鱗附翼今不正大統無以足軍民推戴之心閏正月二十八日遂僭即位其日大風晝暝以季良守司空平章事李仁罕為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趙廷隱張業為左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三月追尊曾祖佚為孝元皇帝廟號太祖：察為孝景皇帝廟號世祖考獻為孝武皇帝廟號顯宗遣宗使持書至洛稱大蜀皇帝四月受玉寶玉冊追冊長公主為皇后冊夫人李氏為貴妃

御得賢門大赦改元明德六月往大慈寺避暑觀明皇僖宗御容宴羣臣于華嚴閣下七夕與宮人乞巧於丹霞樓是月寢疾命子昶監國季良召術士周仲明問知祥壽仲明曰上合為真王食蜀中二十年祿既登九五於壽無益季良曰可為金騰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可為季良又問子孫壽何如曰二紀外有真人出天下一統耳季良默然二十六月薨年六十一偽謚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葬和陵初有丐者自號醋頭手携一燈架所至處卓之呼曰不得燈：便倒至是人以為應知祥好學問性寬厚撫民以仁惠馭卒以恩威接士大夫以禮薨之日蜀

架一作藥

人甚哀之

趙某泉手鈔

昶字保元知祥第三子母李氏雍順公主之媵生昶于太原
大成初知祥迎入蜀累遷西川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明
德元年七月知祥寢疾以昶監國翌日冊為太子知祥薨
於柩前即位加李良司徒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延隱
兼侍中六軍副使張業檢校太尉李肇兼侍中十月仁罕伏誅
仁罕字德美陳留人十一月李肇以太子太傅致仕肇汝
陰人二年二月尊母李氏為皇太后李氏長公主之媵嘗
夢大星自天墜落其懷以告公主曰此婢有福相當
生貴子乃令知祥幸之遂生昶六月江源縣民張元母死

別本二年提行寫下
同

西本作四
誤

按十國春秋報聘在十
月晉高祖即位十一月

負土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羣鳥御土置于墳上賜帛三
十段及米酒仍付史館編錄七月閬州大雨雹如雞子鳥
雀皆死暴風飄船上民屋女巫云灌口神與閬州神交戰
之取致三年四月吳越遣使來聘十月遣使報聘十二月
晉高祖即位改元天福四年三月晉高祖遣使來聘叙姻
親之舊其書略曰大晉皇帝奏書大蜀皇帝伏自中原多
故大憝繼興朱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陀背義而蒼生失
望不期景運振屬眇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隣好之講睦况
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之歡機務方殷保攝是望十月百
姓譙本罵母忽然化成虎上城趨廷隱射殺之因見昶言

鳥雀一本
作鳥雀

一本有兩
字

曰虎山林之獸而化之入于城市疑旅中有不軌之士其
夜張洪謀叛翌日為其黨所告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猛厲
軍中號張大蟲至是有虎上城被誅即其驗也十二月昶
耀兵大立門翌日大赦改元廣政

廣政元年上巳游大慈寺宴從官于玉溪院賦詩俳優以
王衍為戲命斬之二月民讹言後宮產蛇取人心肝食百
姓驚恐踰月方止十一月地震屋柱皆搖三日而後止
二年六月地震恒有聲

三年正月上巳觀燈露臺舞倡李艷娘有姿色召入宮賜
其家錢十萬五月地震昶問大臣曰頃年地頻震此何祥

也對曰地道靜而屢動此必強臣陰謀之事願以為慮六
月教坊部頭孫延應王彥洪等謀為逆延應趙廷隱之優
人以能選入教坊有尼謂曰君貴不可言至是謂其徒胡
圭曰今若竹開花侯侍中家馬作人言銀槍營中井水湧
出地又數震此叛亂之兆也構得十二人期以宴日因持
杖為俳優盡殺諸將而奪其兵為其黨趙廷規所告盡擒
而誅之九月眉州刺史申貴責授維州司戶貴潞州人殘
虐聚斂諭主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為黨以納其賂嘗指獄
曰此吾家錢鑪被訴下獄責於維州至率浦賜死民家相
十月地震從西北來聲如暴風急雨之狀

別本作有謀
不軌者至其
夜云

一本作十一月

寧一作屏

四年五月昶著官箴頒于郡國曰朕念赤子肝食宵衣托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難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毋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雖欺賦與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節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為爾戒體朕深恩昶好學凡為文皆本於理嘗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辭朕不為也

五年正月地震二月湖南遣使來聘三月宴後苑賞瑞牡

丹其花雙開者十黃者三白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從官皆

賦詩十月地震摧民居者百數

數百
數百
數百

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五歲以上二十以下州縣騷然新津縣令陳及之疏諫昶嘉其言賜白金百兩然采擇不止于是後宮位號有十四品

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蹕安情修容修媛修消等秩比公卿大夫士

八年九月寧江軍節度使張公鐸卒鐸太原平樂人涉獵文史為政清嚴民受其賜及卒昶哭曰嚴而不猛清而不虐張公而已

九年八月司徒趙季良卒季良字德彰濟陰人謚文肅

十年八月諸王宮侍讀劉保乂卒乂青州人治尚書左氏

性嚴急日施楨楚於諸王及昶諸子乳媪密令諭之保又
曰膏梁之性不槌之則他日為豚犬耳八月漢州秦西水
縣令范羲死其子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者義家羣虎逐
之文通廬于墓側虎見之弭耳而去賜羊酒束帛以旌之
是歲漢高祖即位改元天福

十一年十二月宋王趙廷隱卒廷隱開封人

十二年八月昶游浣花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觀亭
榭游賞之吏都人士女傾城游玩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
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
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兵部尚書王廷珪賦曰

羲一作義

十國春秋曰
游浣花溪

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昶稱善久之十月召
百官宴芳林園賞紅梔花此花青城山中進三粒子種之
而成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十一月漢兵
陷鳳翔王景崇焚死

字一本作里

此花下至重之
別本另寫十一
月另提行

別本無其
字

十三年五月昶第三子玄寶卒年七歲昶因此乃封弟仁
殷為夔王仁資為雅王仁裕為彭王仁操為嘉王子玄喆
為秦王判六軍諸衛事玄珪為廢王玄寶幼而奇異既齒
誦詩書萬言昶悲悼不已乃下詔封為遂王贈青城大都
督九月令城上植芙蓉盡以帷幙遮護是時蜀中久安賦
役俱省斗米三錢城中之人子弟不識稻麥之苗以筍芋

俱生于林木之上蓋未嘗出至郊外也村落間巷之間絃管歌誦合筵社會晝夜相接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於中原所以財弊充實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盛開望之皆如錦繡昶謂左右曰自台以蜀為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彬字齊美衡山人博學能文昶以為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為二千石作詩飲酒為風月主人豈不嘉哉

十四年春周高祖即位改元廣順三月宴後苑放士庶人觀時俳優有唱康老子者昶問李昊等其曲所出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故製此曲

唐英按老子即長安富家子開元中落拓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家資蕩盡窮悴而卒樂工嘆之因為此曲又一名曰得至寶光溥不知而妄對也

四月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卒處回字亞賢彭城人初有道士朱桃椎謁之於堦前以劍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性寬厚愛養士家資巨萬初幼時相者周玄豹見之曰此寶精也當大富故處回積鏹比內藏三之二

十五年正月下詔勸農三月以趙廷隱別墅為崇勳園幅

幘十餘里臺榭亭沼窮極奢侈六月朔富教坊俳優作灌
口神隊二龍戰鬪之象須臾天地昏暗大雨電明日灌口
奏岷江大漲鎖塞龍處鐵柱頻撼其夕大水漂城壞延秋
門深丈餘溺數千家推司天監及太廟令宰相范仁恕禱
青羊觀又遣使往灌州下詔罪已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
雨毛

十六年三月地震五月端午昶侍其母游凌波殿競渡前

宣華苑也八月以翰林學士范禹稱兼簡州刺史禹稱九隴人

父虔為衛史禹稱少居拓門難走狗隨母改適張氏因冒
姓張名諤有道士謂曰子骨法異常若讀書他日必大貴

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啓曰
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知祥
以為蒙陽令召入侍太子昶嗣位累遷翰林學士性吝嗇

位一本作立

好聚財求守外郡昶不欲其出令兼簡州刺史乃召陽安
白直玉成都歲令輸錢數千緡三掌貢舉賄厚者登為科
面評其直無有愧色馮贛堯為布衣交家貧無資終不放
登第後昶歸朝為鴻臚卿有門生自陽城至相見甚懽
延活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甚甘乃各飲一杯竟不設
席其鄙嗇如此九月有鷄鴈集瑞鼎門觀者以為不祥
十七年春周世宗即位改元顯德

此條諸本以脫

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昶以韓繼勳為雄武軍節度使問周師來伐歎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兵耶客省使趙季札清行乃以季札為秦州監軍季札行至德陽問周兵運至不馳奏事昶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彥博傳李廷珪以拒周彥博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周昶懼分遣使者聘於南唐東漢以張形勢十九年正月大赦賜民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鳳之俘昶遣使致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辱耶十二月旌表蓬州縣孝子程崇雅門以

別本點下有學字

割股啗父及泣竹林而得冬筍以療母疾也

二十一年十二月天雨雪

二十三年正月人日昶渴和陵三月龍見玉壘閫時藝祖

皇帝建隆元年也十一月宰相李昊請對言曰臣觀大宋

啟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此乎若通職

貢職保安三蜀之長策也昶曰卿且去朕徐自圖之昊字

穹佐唐相紳之後王師來伐昊勸封府庫以降太祖知其

始有歸國之謀拜工部尚書賜宅一區其妻劉氏至夷陵

卒昊追感之卒年七十二贈左僕射昊事前後蜀五十年

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數百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

左作右

一作貢職

儉乞兒以母為富可笑可笑王衍及昶降表皆吳為之蜀人鄙其所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十二月太后夢青衣^神言是宮中衛聖龍神乞出居于外乃於昭覺寺廡下建堂自內引出置于寺中識者以為不祥

二十四年十月漢州什邡縣井中有火龍騰宮而去昶書兆民賴之四字誤以兆為趙十一月民訛言國家東遷于天水皆不祥也

二十五年正月以玄喆為太子玄喆字遵聖昶長子歸朝受秦寧節度知貝州封滕國公知滑州滁州卒于十九年弟玄珏入朝為統軍卒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餘

可笑可笑一
作可笑可嘆

丈徑八九尺三月王師平荆湘昶懼將叅使朝貢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

二十六年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內飛鳥六畜皆死

二十七年春昶遣使齎帛書通好于太原尊劉鈞為天子至境上為疆吏所護太祖怒命王全斌顧彥進等六將由鳳州路劉光乂等二將由夔州路領兵來討遣王昭遠趙崇韜韓保正李珪率兵拒戰昶謂昭遠曰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為朕立功命宰相李昊等餞于城外昭遠酒酣攘臂言曰此行非止克敵當領此雕面惡少數萬人取中原

如反掌及行執鐵如意指揮諸將自比孔明人竊笑之十
二月王師至興州所存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韜布陣將
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免胄而逃為追騎所獲袒大懼出
金帛募兵令玄喆統之守劍門成都震恐皆怨昭遠召禍
而恨誅之不速也昭遠成都人依東郭院僧為小沙彌知
祥飯僧見其慧黠留給侍袒左右累遷擢簾使通奏使知
樞密院未幾節制山南巡邊至汶州見古塚有屍如生誌
云大中年汶州步軍都虞侯文和之墓命判官文谷作文
重葬之夢文和謂曰我已為太乙真人侍者子當有兵刀之
厄既能葬我可以免禍至是為王師所獲至闕下太祖詰

曰汝何誘袒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於本國耳
太祖釋之以為領軍大將軍開寶中卒

二十八年正月王師陷夔州節度使高彥儔自焚死彥儔太
原人是月劍門不守玄喆奔還問計于左右老将石贇曰
北軍遠來勢不能久可堅壁以老之袒沉吟久之乃彈指
嘆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兵四十年無一人為我東向
發一箭今若閉壘准肯効命乃遣通奏使伊審微齎表詣魏
城乞降其表略曰臣生自并州長于蜀土幸以先人之基
構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
伏自皇帝陛下大明出震聖德居尊聲被于遐荒慶澤流

一本有乃
字

美一本作
足

于中夏當疑旒正殿虧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圜丘曠
執贄奉琛之禮蓋蜀地居遐僻路阻關庭已慙先見之明
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電赫聖略風馳干戈所指而無
前輦鼓纜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於提封將卒倉儲盡
歸於圖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為堂有親七十非遠
弱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撫之恩粗勤孝養之道實願
克終甘旨保此衰年其次得子孫之團圞守血食之祭祀
伏乞皇帝陛下容之如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
臣敢輒徵故事上瀆嚴聽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保有
長城之號皆因歸款盡獲全生顧眇昧之餘魂得保家而

祭一宗

為幸庶使先人寢廟不為樵採之場老母庭除若有問安
之所見令保全庫府以過軍城不使毀傷特期臨照臣祖
謹率文武見任官望闕上表歸命全贄至昇仙橋祖備亡
國之禮見於軍門全贄承制釋罪翌日舉族并其官屬詣
闕自眉陽乘舟至荊州出安陸太祖遣使迎勞并遺其母
湯藥五月至京素服待罪赦之封秦國公時乾德三年也
錄其子弟詹臣僅百人頒皇朝日曆是歲卒年四十七追
封楚王溢恭惠葬洛陽祖幼聰悞才辨自襲位頗勤于政
邊境不嘗國而阜安其後用王昭遠韓保正掌軍國事其
母謂曰汝昭遠者始以微賤事汝左右保正世祿素不知

贄別本作

領一本作
具疑誤

兵一旦邊境有急此革制敵必先敗歟惟高儔是也父故
人可以委任昶不終用及卒其母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
用吾言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
汝既死吾何用生為因不食亦死先是蜀人質錢取息者
將徙居必書其門曰台王收贖周世宗尤欲平蜀而不果
至太祖始克之蜀未亡前一年歲除日昶令學士辛寅遜
題桃符板於寢門以其詞三昶命筆自題云新年納餘慶
嘉節賀長春蜀平朝廷以呂餘慶知成都長春乃太祖誕
聖節名也其符合如此昶之行萬民擁道哭聲動地昶以
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慟絕者數百人蓋

與王衍不同耳

黃松子曰知祥以戚里之親領三蜀之寄館留宮中日
宴臥內其恩可謂隆矣及明宗即位重海專政始構疑
貳遂變滅節擅誅李嚴專留李良遂結董璋攻遂闔其
跋扈之心者矣議者以王孟僭竊其惡均一予以建之
不臣猶有可恕嘗論之于前矣知祥始末臣于後唐託
葭莩之援階將相之貴故當勤王戮力為國藩輔而乃
倜然自帝不復顧忌臨其素心真亂臣賊子也昶戒王
衍荒淫驕佚之孜孜求治與民休息雅刑罰稍峻而不
不至酷虐人頗安之然不識天時用庸臣之謀結并州

之援此至愚極昏者之所不為而視為之固宜誅之無
赦及王師甲伐能翻然束手歸命生享大國之封死者
真王之贈子孫俱享厚祿太祖皇帝真有意於降虜
哉

蜀檮杌十卷宋張唐英著雅偏部短

記事跡微淺而亦有可以廣見聞備鑒

戒者但錄自吏人譌舛十有四五歸田

多暇輒為審定蓋以三本互證乃稍諦

當如此子孫其存之

萬曆戊戌九月十八日弱戾記

後序

治平四年夏六月兩當縣鄧君惟良顯甫自京師歸傳殿
中侍御史裏行張唐英汝功前在閩中監征時所編蜀檮
杌二卷予嘗得而觀之其編年叙事之體若前悅漢紀之
例至於褒貶善惡本末貫穿駁乎馳于漢魏作者之間
有台良史風英名試祕閣在仁宗時上大水災異書時政
十四事又在英宗朝上慎始書水災封事二道皆究極乎
治亂之變而探索乎天人之際今天子特排羣議而擢為
御史以其勇于放言也汝功舊有國體論十卷唐史誅姦
叢潛論五卷總要監今論五卷渝南集十卷補楚書十三

篇樂府歌詩十餘篇皆秘而不傳於人而是編最後出顯甫好事密構以歸予因以刊行之昔人得王充論衡藏之以自衛其辨之豈予之志哉陸昭迥

此本乃鮑涑飲先生手贈按云危氏天一閣所藏之本但焦氏經籍志世善堂書目等俱作十卷未審何時何人分為上下兩卷也今假得杭董浦屬樊榭丁龍泓翟晴江諸前輩所藏本彼此互校大同小異而此本為尤善惜鈔手破體字極夥不堪入目且廢政十八年失落一段今春無事校補復以行書寫一淨本消遣餘年頗多樂境時嘉慶丁丑二月清明前五日素門趙輯寧并識時年七十有二